

商事登记全面改革 手机在线办理注册

广州市1元钱可以开公司

帅鹏坤

从今年开始，广州市全市都可以实现1元开公司了。经过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6个区域4个月的试点之后，从2014年1月1日起，广州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这意味着广州市全市范围内的商事主体都可以享受到“先证后照”、“零首付”、“一照多址”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好处了。

科技文化类企业比例高

2013年9月1日，广州市开始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沙新区、珠江新城等6个区域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尽管才试点4个月，但已在试点区域内掀起公司设立热潮。

根据广州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12月29日，试点区域新设立商事主体3146户，其中新设立内资企业1688户，同比增长118.37%，注册资本（金）总额141.84亿元，同比增长288.52%，“零首付”公司占总数的81.22%。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开业的商事主体中，每4家企业中就有1家科技类企业，文化产业企业所占比例达3%。广州市副市长贡儿珍表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不但为试点区域的经济增长增添新活力，同时也推动试点区域转型升级步伐的进一步加快。”



互联网构建信息高速公路

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不但是流程制度的改变、职能的重新划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办事方式的改变。而广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中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充分运用互联网工具，构建信息高速公路。

要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一个突出的难点就是相关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对接与配合。为此，广州市在全国首创商事登记管理信息平台。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后，该平台自动将注册登记信息推送给相关许可审批部门，使各许可审批部门能够及时了解有关商事主体的信息，解决了长期困扰行政审批部门间的“信息孤岛”问题，形成监管合力。而在社会监督方面，广州市打造了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公众通过平台可以便捷地查询到企业的注册信息，使得公众也可以参与到对商事主体的监督

中去。

同时，工商部门近期推出了“商登易”APP应用软件，通过这个软件，公众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快捷便利地进行商事主体登记注册、年度报告，在线移动办理商事登记业务。

加强监管防范“皮包公司”

广州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在广东省不是开始得最早的，却是效果最好的。广州市工商局副局长周帮华说：“广州体现出后发优势，充分吸收了深圳、珠海、顺德等地的经验教训。”根据规划，广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从2014年1月1日起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这对企业来讲是“新年福利”。采取直营模式的广州尚品宅配法务总监罗时定表示：“尚品宅配之前在珠江新城已享受到了商改‘一照多址、一址多照’的好处，现在在全市都可以了。”长期关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平川认为：“广州已走在全国前列，1元公司将会在广州遍地开花。”

至于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是否出现“皮包公司”？针对该质疑，周帮华表示：“广州目前并未因为商改出现‘皮包’公司。”周帮华说，“皮包公司”并不是商改才出现，现有登记制度也有，而且不少。在后期监管方面，广州市建立了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比如合伙做生意，可以上平台了解公司资本状况。”（据《羊城晚报》）

新闻点击

山东培训返乡民工解决用工难



春节将近，山东邹平县劳动培训部门联合春节用工企业对近5000名返乡民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批进行岗位技术、生产安全培训，并按照各自的技能补充到企业用工岗位，以解决春节期间用工短缺问题。

图为1月8日邹平县希莱特光电科技公司的贾田田（左三）对刚上岗的工人进行技术指导。董乃德摄（新华社发）

四川乡村用上节能拼装房



今冬，一种只需像搭“积木”般拼装的新型建房方式在四川省广安市农村出现。建房所需构件均使用绿色环保材料从流水线上预制而成，在施工现场只需按房屋设计进行拼装。整体施工均为干法作业，无噪音、粉尘、污水污染。建成后的房屋隔音隔热防潮，可满足9度或更高地震设防需求。图为安装现场。邱海鹰摄（新华社发）

佛教主题陶瓷作品亮相郑州



1月9日，“佛瓷同辉——迎马年佛教主题陶瓷作品展”在河南陶瓷馆举行记者见面会。据了解，此次展览以佛教文化为主题，将于1月12日至1月26日举行，集中展示广东佛山、福建潮州、江西景德镇以及河南本地的陶瓷作品300余件。图为一名参观者在欣赏作品。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松花江冬捕开门红

天还没亮，松花江畔的大似海地区，冰封近1米厚的松花江冰面温度接近零下30摄氏度，一群头戴狗皮大帽，身着厚羊毛棉袄的渔民开始为当天盛大的大似海冬捕做准备。

7时整，渔工们开始在冰面上打眼、穿杆、引线、绞绳、下网。同时，传统萨满祭祀、鱼把头祭祀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开始进行。中午12时左右，第一网鱼上岸，围观的游人及附近群众争相购买不同种类的鲜活大鱼。

冬捕第一网鱼，称为头鱼。品赏红网头鱼，吉祥和，预示着新的一年开门红、开头鲜、连年有余。

大图为一位渔民在松花江冰面上下网。

下图为一位渔民捧着刚刚打上来的大鱼。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每天投食几百斤 守护候鸟十五载

贵州管护员被封候鸟“守护神”

张月琳

在贵州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一位爱鸟、护鸟，默默守护这里湿地中的候鸟十几年的管护员，名叫臧尔军。今年，他已58岁。

十五年护鸟几乎从无间断

寒冬时节的贵州威宁，气温常常在零摄氏度以下，草海边的乡间小路两边常布满冰雪。顺着小路走回家，臧尔军把牛车上罩着的一大张塑料布揭开，一夜雨水结成的冰块“哗啦啦”从塑料布上落到地上。

“木船用了七八年，今年船底漏得厉害，用不成了。”臧尔军套上牛车，“每天去给黑颈鹤投食，几百斤重的包谷，我背不动，只能用牛车拉。”

臧尔军是威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员。他曾经长年累月撑着一艘木船在草海里巡视、给候鸟投食。现在，旧木船报废了，运送饲料进草海的重任就落到了他家那头水牛身上。

从小对鸟类的喜爱，让臧尔军自1997年起成为草海保护区管护员。威宁草海是一个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是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

“7时从观察站出发，到目的地观察鸟的种类、数量，做好记录，投放食物。中午回家吃了饭，再到草海里巡查，看看黑颈鹤是不是正常活动，有没有生病的、有没有人干扰它们。我还负责草海湿地、周边森林资源的看护，捡拾路边、水中垃圾，向管理局汇报每天情况等。晚上回家吃了饭，到观察站睡觉。”臧尔军边划船边说。



图为2013年12月23日，管护员臧尔军为越冬鸟类投食（上图）；越冬候鸟在草海胡叶林核心区觅食（下图）。杨文斌摄（新华社发）

寒来暑往15个年头，除了前年请了8天假，陪爱人到省城贵阳看病，臧尔军日复一日，从无间断。

“这个冬天的投食量比以往大，每天要投放3袋包谷粒，一袋是120斤。如果遇上冰雪天气，就要投

放4袋。”臧尔军告诉笔者，这些饲料是政府部门发放到观测站的，随着黑颈鹤数量增加，政府的投入越来越大。

制止捕杀让黑颈鹤年年增加

到了草海投食点，臧尔军用簸箕装上包谷粒，边走边将包谷粒均匀地撒在四周。距离投食点百米开外，几只黑颈鹤悠闲漫步，还有其它候鸟或游弋或飞翔。

“看着黑颈鹤，我就高兴，就觉得心里暖洋洋的。”臧尔军笑着说。

十多年来，臧尔军尽心尽职保护湿地、看护候鸟。多年前，草海时有捕杀候鸟特别是黑颈鹤的现象发生，在臧尔军等管护员巡护下，捕杀现象越来越少。臧尔军得到一个称号——黑颈鹤的“守护神”。

天气寒冷时，黑颈鹤难以觅到食物，要加倍给它们提供饲料。臧尔军就发动爱人、孩子一起帮忙背饲料。“来草海过冬的黑颈鹤一年比一年多，1997年才300只左右，今年已经超过1500只了。”臧尔军笑着说。

最初，臧尔军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补贴，到2012年也只有300元。2013年，他每个月的劳务补助增加到了1000元。

臧尔军说，再过两年他就60岁了，可能干不动了，所以他经常带着儿子和孙子到草海投食。“我就是想这个事儿能后继有人。”

（据新华网）

没有『老宅』哪来『乡愁』

黄春景

据报道，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河南新郑市龙王乡庙后安村的安氏大院，周边有上千年的安氏古墓园、300多岁的古树相伴，是附近安氏宗亲的圣地。如今，因“合村并城”，将被“限期拆除”，安氏后人因此寝食难安。

该村现存的6处留存着诸多区域文化烙印的古建筑、古墓葬，2011年即被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此前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也为之绕开。如今却要拆，一些志愿者发出了“原址保护或者易地重建”的呼吁，而郑州市文物局也已“介入协调”。

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记得住乡愁”的表述，深入人心。而倘若故乡没了老树、老坟、老房子，“乡愁”去哪儿找寻？只有保护好文物，才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如今，1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说拆就拆，让这份“乡愁”沦陷在“城镇化规划”中，不免让人扼腕叹息。为何文物保护总是敌不过城镇规划？

这些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工程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工程在建设时没有履行相关的文物保护程序，使得文物资源遭到破坏。而文物资源具有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坏就无法还原。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摒弃厚重的文化底蕴进行城镇化建设，不仅让城市失去了个性，也让人记不住“乡愁”。

同样的城镇化建设在法国，政府在城市规划中达成这样一种妥协：如有需要，可以建设新建筑，但是新建筑要尊重周围的老建筑，且在风格上尽量与老建筑保持协调。但当数十层的摩天大楼建成后，巴黎人发现，大楼与周边老城区的建筑从颜色、高度以及外貌上完全无法融合，最终还是叫停了老城区的高楼建造计划。

笔者以为，城镇规划理当装进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这些要素。一个人性化、前瞻性的规划，唯有让“乡愁”妥善安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规划。然而现实情况是，不少包含众多古建筑文物的乡镇都在城镇化的拆迁范围内。如果它们在合村并城过程中被一拆了之，“回不去的故乡”将成为很多人的共同“乡愁”，届时悔之晚矣。



时事点评

栏目主持：黄抗生 huangks_bj@sina.com